

九月的枪声

张少武



九月的枪声

张少武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描写了东北松辽平原一带的人民和孩子们所经历的“光复”和“解放”这两个伟大、光荣而重要的历史阶段。小说写了吴家堡子村中吴老三一家祖孙三代，终于看到了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招摇于东北大地上的膏药旗（日本旗）和满洲国旗（汉奸旗）给拔掉；孩子们也终于在与艰危和苦难的搏斗之中，历受锻炼而成了坚韧不可折挠的英雄。其中的小英雄二祥以及他的哥哥大祥、姐姐小云，还有他的伙伴二锁、狗剩、三丫，以及他的表兄妹二铁子和小芹，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劳动人民家庭生活使他们从小就具有善良、勤劳、勇敢的素质，革命战争艰难环境的陶冶，更使孩子们健康地成长起来。小说中的人物个性鲜明、情节生动而又紧张，作品语言简洁而又优美，使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适合青少年阅读。

九月的枪声

张少武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4.25印张90,000字数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2插页 印数1—3,100册
	定价1.80元

序

铜 金

为了要给颇为喜爱的中篇少年儿童小说《九月的枪声》写序言，很费了我一番思忖。怎么写好呢？该是写给谁读的？是写给大人和家长看的呢，还是写给少年和儿童读的？既然小说的读者对象已经确定了，那就序言也写给少年儿童罢。

还是让我编个小故事，开个头。

很久很久以前，有那么一回，——故事通常就这样子开头，——张小龙从园田地里摘回许多香瓜，请新邻居李小虎尝尝。瓜很熟了，又甜，又面，又香，汁水直流。小虎是去年才从厦门回到长春的。小龙说，厦门的地方四季如春，繁花似锦，美极了！什么都好，就一样，吃不到这样好的香瓜。

小虎说，哟，看你说的！你们这瓜皮是绿的，倒也挺好，可是总不如我们厦门的。我们的瓜皮是黄的，很细发，比这更甜、更脆、更香。

小龙听了不佩服，说那黄皮的有什么好？我们也有，那就不能叫香瓜，该叫黄金瓜。

“就是黄皮的香瓜好！”

“就是绿皮的香瓜好！”

说着说着，两人就大声争执起来。

王老爹听得他们大吵大嚷，走过来问了原因，笑了。他说：“快别吵了，香瓜有什么好吃的？香瓜只能算西瓜的崽！还是等我园田地熟了吃我的大西瓜罢，它有这么大；它的汁水更多，味道比沙糖还甜。”

故事到这里就完了。两个孩子的争吵真没有多大道理。香瓜有黄皮的、有绿皮的，各有不同的味；去了瓢子吃瓜肉，不吃它的皮，怎么能说这个一定比那个好呢？所以小龙小虎都有错。可是老爹似乎更不对，西瓜吃瓢不吃皮和肉，——它的皮和肉也可以腌了吃、酱了吃，还可以炒了吃、炖了吃，那就成了咸菜和熟菜，成了菜蔬而不成其为瓜果了。——西瓜，它和那成熟以后专收瓜籽称为“打瓜”的才是一类种；香瓜，它和新疆的哈密瓜、甘肃的由外国传教士从美洲传入的白兰瓜又是另一类种；怎么能说香瓜是西瓜的崽子呢？可见，这位老爹有点儿倚老卖老，老糊涂了，他其实也并不是真的很地道。

说起瓜来，虽然它们从植物学的分类上大都是属于葫芦科的，可若是从它们的形状、颜色、味道、用途上说起来那可实在也太多了。除了球形或圆柱形的大小带有甜味的香瓜和西瓜以外，还有颜色淡青、模样相似而淡味的冬瓜和冬瓜；还有长条的带刺或不带刺的生熟吃都可以的王瓜或黄瓜；还有比较粗壮而略带酸味生熟都可吃的梢瓜；还有细而长的可以炒熟作为美味的菜肴、可是许多人还不大懂得怎样吃它，却留着等它老了剥出它的筋络来搓澡或擦洗器皿或当作

药材用的丝瓜，还有彩色斑斓、满身疙瘩而具有苦味的苦瓜；还有扁厚而带有沟棱，矮墩墩的具有另一种甜味可以煮了当饭吃的南瓜，也叫做饭瓜、番瓜、番南瓜或倭瓜；它们长老了不加食用保存起来当作陈列品的就叫做北瓜。此外还有比丝瓜还细还长的蛇瓜，真象吓人的蛇，市场上能见到有卖的，但不知道怎么吃和有什么用，因此就不提它。自然界贡献给我们的瓜类真多，其中还有不能吃的和有毒的，还有到现在还不明白它们是不是有用的，人们只有通过培养和试验才能逐渐充分了解它。因此，除了学植物学的瓜类专家，恐怕谁也说不清能有多少种瓜。

给《九月的枪声》写序而忽然想到来编故事和谈瓜，这是由于想到，我们对于文学作品也往往有类似的情况。人们常常习惯了喜爱自己最熟悉的作品，这是有原因的，也是有理由的，可是理由又不一定常常都很充分。又比如说我们的文学作品有两类：少年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它们的作品在外形上有大小长短之分，如内容细加品味之后，却又能发现它们其实很不一样。它们之间谁是谁的父辈，这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就象“鸡生蛋、蛋生鸡”，究竟是谁在先那就很难说得清楚一样。——这其实从理论上是能说清楚的，不过说起来太烦，我们就先不去牵涉它。——一般说来，我们有许多成人文学作家大都是从小就领受过大量少年儿童文学的教养的，他们后来成长了才成为成人文学的作家；有的人在成了成人文学作家之后就向着新境界继续垦拓下去，以至于成了专门的成人文学作家；也有的在成为成人文学作家之后，还继续热爱着少年儿童文学，因而就成了成人文学和少年儿童

文学的两栖作家。——就象蛙类大都是由水里的蝌蚪变成的，它们虽然在长了腿以后能登上陆地找寻到更多的食物，却也仍然恋恋不舍于幼年时期的水居生活一样。

我之所以想到这点，是由于我们这篇《九月的枪声》的作者张少武同志，正是这后一类的由写成人小说入手，从1956年起就发表过《年猪》、《清河滩上》等引人瞩目的篇章，1957年起才转而发表少年儿童小说和诗歌、散文，难能可贵地对这一工作坚持了三十年，——我们中国人是把三十年称为“一世”的呀！——产生了不少蜚声载誉于文坛和小读者之口的好作品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家。我过去读过他的不少作品，特别让我喜爱的有《逮鸟儿》、《摸鱼》、《瓜香时节》、《红缨弹弓和铜脚鱼网》……等等。每读到这些作品，就让自己领会到了一种早已离开自己很遥远、很遥远的童年时的欢乐。我自己是先后在大城市里长大的，虽然在青壮年时期，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缘故，我也曾闯荡过南北各省的农村，结识过不少农村的可爱的小朋友，有水乡的、有山区的，有海滨的，有草原的，可是都不能耽搁得太久，没等到厮混得太熟就只好离开了。他们都长大了，或者现在有的也老了罢？读了少武同志的作品，就象和他们重新结识了一样。是的，少武同志的特长，不仅在善于刻画东北农村的景色，他在这方面确乎非常擅长，许多带有地方特点的风物，一到他的笔下就被写得十分生动而且美好；然而更为特出的，却更在于他的善于捕捉东北孩子的心理和感情，乐他们的所乐，想他们的所想。所以，在他的作品里也写到不少大人，那都是孩子眼中所见到的各种大人，以至于孩子们自己

的各种活动，也都好象其中就有未出面的作者正和他们在一起一样。我是早已过了被称为“古稀”之年的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了，读了这部小说，还觉得好象是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我不禁想，这些内容让现在的少年儿童读了该会觉得怎样呢？他们读了以后，该会感到扩大了他们的伙伴，经历到了许多他们很不容易再经历到的情况的罢？

这篇小说写了东北松辽平原一带的人民和孩子，怎样经历了“光复”和“解放”这两个伟大、光荣而且重要的历史阶段。这其实是我们一切人都不可以忘记的。小说写到吴家堡子村中吴老三一家祖孙三代（其中以孙子一辈为主），终于看到了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招摇于东北大地上的青药旗（日本旗）和满洲国旗（汉奸旗）给拔掉，孩子们也终于在和艰危和苦难的搏斗之中，历受锻炼而成了坚韧不可折挠的英雄。这里面的小英雄吴二祥以及他的哥哥大祥、姐姐小云，还有他的伙伴二锁、狗剩、三丫，以及他的表兄妹二铁子和小芹，都是非常可爱的，他们的劳动人民家庭生活使他們从小就具有善良、勤劳、勇敢的素质。试看：他们在牧放猪群的时候互相帮助，并且分享着不期然而得到的收获；姐弟俩迫于无奈到姑姑家去避难时，首先想到的是会增加他家的粮食负担，就努力去拾荒和打柴草来多少加以补贴；更动人的是，在被捆吊在马棚里的极度危急的关头，喂马大爷要豁出自身帮助二祥逃走，他竟不肯独自脱身。这小小的胸怀有多么善良和博大啊！且不说在家里补网打鱼捞虾以赎救爸爸是多么勤劳；我特别喜爱小说中的《飘零岁月》这一章（这在全书中是最长的一章）。姐弟俩在表哥的支助下收拾好了河

湾地的网房子，渡过了荒野里的寒秋，捡粮搓粮、挖鼠洞掏鱼，以至于抵敌来犯的饿狼，这些情景，我觉得即使放在世界水平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之中也能算得上是精彩杰出的一段了。孩子们的勇敢精神也应该是从多磨难的生活环境中给陶养而成的。这是一些从来没有被娇生惯养过的孩子，所以他们完全不是那种被宠爱坏了的、娇弱无能而又骄纵自恣、好逸恶劳的“秧子货”。他们几乎是无所畏惧也不怕疲劳的，只要在他们感到有实在应该去做而不能不去的事时，就立刻挺身而出。如二祥：他刚从河边的弹雨横飞之中救回了已经参加民主联军而回乡做侦察工作的秀田哥，立刻就为他潜入吴家堡子老家去取药和进城送信，再又排除万难摸进老家的敌营探知其中虚实，紧接着又出死入生突破了敌人的封锁，到七十里外的民主联军根据地去报告了敌情，以致取得了歼灭敌人的胜利。这一切，真都是大人难以做到而孩子却能完成了的事，二祥不但勇敢而且机智，把一切在生产劳动和游戏之中学会的技能都用上了，把任务完成得出色极了！

我的所以十分喜爱这篇小说，主要是由于它的内容实在丰富。而且作者也真会写，在不大的篇幅中，他写了老少三辈的不同人物共有四十多个。其中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特点，活生生地呼之欲出。而且他还很会组织情节，在长短不同的每一章里，人物的出现最少的只有四个，最多的却有十九个之多，——没有姓名和特征的群体不算。——他还非常节约笔墨，从不去写孩子们所不能关心的和不易理解的，凡是前面写到的情节后面都有用。每个人物的出现都带有本身的特征，每次出现都推动情节的

发展，收到生动和紧张的效果，加强了明确的思想认识的意义。

是不是有点夸奖过火了？有人会说：我这样称赞这篇小说，恐怕是一种“后台鼓掌”，不过是给自己的学生吹嘘，借以抬高自己了吧？这当然不是的。首先我要声明：张少武同志虽然是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我却只教过他“文学概论”这样的共同课，所以算不得是他的老师。那大概是他入学不久的时候。到后来“反右”的运动过去，我已经被剥夺了站上讲台讲课的权利和义务，只能呆在家里给学生批改“习作”的文本了。我从来并不认为一切的运动都不好，但认为那种“大哄大嗡”的做法却只能是给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乱钻空子，那是十分有害、一点好效果也产生不了的。少武在校时大概学过“儿童文学”这门课，可是那并不是由我教的，而是由我培养的研究生教的。——虽然我也曾遵嘱看过他们的讲稿，提过一些能提的意见。——至于给那门“习作”课改文，我更不认为它能培养出什么作家来，理由很简单，因为作品的真正根源总是来自生活，人们绝没有办法用讲课来补足作者想从事创作时在生活和思想认识方面的缺欠，那是用任何的技法都不足以救济其穷的。“作文”和“习作”之类的课程从小学、中学开到大學，效果可说不佳，至少是太慢。但有人指责说这门课程没有培养出一位小说家来，这就有点期望过高了；情况虽符合实际，但那门课程原来就不能够承担那样的任务的。就象每一个介绍人都不保证新夫妇的生活都美满到能生育出英雄豪杰一样。所以，我决不愿意贪天之功以为己功，得机会就为学生和自己大吹大擂。那还象话吗！

少武同志的所以能够取得自己这样高的成就，据我所知，那是由于他原来出生于东北农村的满族家庭，而普通的非贵族的满族的孩子是有他们有关渔猎生活的民族传统的老习惯的，因此，他自幼就有那些方面的生活知识的丰富积累，所以写起这些方面的孩童生活和心理活动来就非常得心应手，内容就特别鲜明生动，并且饶有情趣。他后来虽然也生活于城市多年，但对于童年时期的渔猎活动的兴趣还依然很浓，并没有失掉他的赤子之心。他的所以能从已经开始了的为成人创作又转入为少年儿童创作，坚持到积三十年而未懈，对他的这种精神我从来是非常钦佩和敬慕的，但这也不能不说，那是与他的原来就有如此丰富的生活积累有关的。我至今没有读过他的全部作品，但也读了不少，我觉得他的好多作品都反映了东北松辽平原一带少年儿童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不同生活，几乎社会生活每发生变动，那里的少年儿童生活中的变动也就会在他的作品中得到表现，所以我觉得，我们若是把少武的作品汇集起来读时，它是几乎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少年儿童生活史的。1985年以后，少武又渐渐关心起如何帮助孩子理解他们的父辈这类主题来，这很好。他写过一篇《登山》，我还未能读到。《九月的枪声》是他怀着同样的目的产生的又一篇力作，读了它会令人感到，这样的作品对我们“新时期”的孩子说来现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而就更显得它的出现的重要。是的，80年代我们的社会经济大有好转，人们一般地“富裕”起来了。这种大好形势，其实也是和我们的节育运动密切关联着的。每个家庭的孩子的比例缩小了，孩子在大人的心中就变得矜贵起来，怎样帮助他们

更好地成长，就变成了当前的迫切任务。恐怕不能仅限于尽量使他们吃得好、穿得美，还要让他们更多地理解他们的父辈以至于祖辈，让他们理解当前的美好生活的由来，让他们具有敢于去建立和创造更新更美的生活的信心和抱负。看来，我们的少年儿童文学的主题还是十分壮阔的。

千万不要把少年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等同起来。据说有人以为现在的孩子都住进了高楼大厦，因此他们渐渐地与世隔绝了；各种家庭电气用具的增多，使他们丧失了对神话的兴趣；他们只能看到动物园里铁笼子里装着的动物，因此也就无法体会寓言；……少年儿童文学的主题越来越狭隘了，孩子们太可怜了，因此就应该去多写新时期的孩子的“寂寞”。难道真是如此吗？我看不然。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应该通过少年儿童文学帮助他们更多地理解生活，更多地理解社会和自然，理解古今中外的事件，理解过去和未来。我们要写的东西更多了，任务更重了，难度也增加着。

本来想把这篇序文写成给少年儿童读者读的，然而写来写去没能写好，仍然写成了给大人和家长读的了。没有法子，就这样把自己读了少武同志新作想到的种种拉杂记下，就此作为这篇小说的序言罢。

——1937.5.1长春

目 次

序	锡金1
一、我要念书	1
二、田野大课堂	4
三、难得的欢乐	8
四、爸爸摊上了劳工	12
五、不能下跪	20
六、漂 钩	26
七、八月十五日不明	35
八、大仇未报	39
九、飘零岁月	48
十、南雁北飞	60
十一、河边响起枪声	71
十二、取药和送信	77
十三、漂钩放进敌营	88
十四、巧逢亲人	96
十五、夜袭匪巢	107
十六、天罗地网	120

一、我要念书

我10岁那年——正是东北大地上飘着膏药旗和满洲国旗那咱，眼瞅着别人家的孩子穿新衣、戴新帽，背上书包，由大人领着走进村中小学校，就也吵着要念书。

70岁的爷爷，抖着花白的胡子，先是唬我，说：

“二祥呵，学校——那是拘管人的地方！进去，先生天天要用板子打手心……”

学校里隐隐传来的琅琅读书声，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我拗着劲，非让爷爷送我不可。爷爷默默地抚摸着我的头顶，好半天才打了个唉声，埋怨我不懂事：

“孩子，爷知道你百精百灵的，一点也不比有钱人家的孩子笨，可你看咱这个家，用啥供你念书哇。”

我听着爷爷的语声发颤，仰起脸，看见他那浑浊的眼睛里，泪花一闪一闪的，再不敢吱声了，一头栽进他的怀里。

是啊，家——这个灶台连着土炕的破马架子，房顶扭歪着，向东“悠”出了二尺，不用两根带杈的木头支撑，就得倒塌；米柜里，从打我记事起，也没装过半下粮食，整年吃野菜、糠糊糊——连我养的那条心爱的小黄狗，也因为没啥喂的送了人……

这样的家，怎能拿得起学费呢？

可摔折了腿、躺在炕上养伤的爸爸心疼我。听见我的吵闹，他小声跟爷爷商量：“若不，把咱那盘鱼网卖了吧？……”

我从爷爷的怀里挣出来，看见爸爸用手指着北墙。

——北墙那木头檩子上，挂着一家人十分珍爱的那盘打鱼的旋网。

看到这盘鱼网，我又想起了妈妈。那是她活着的时候，用卖鸡蛋换来的10支儿白线，捻成绳，夜里怕点灯费油，在月亮地里，一梭一梭织成的。

头几年，这盘鱼网，可给家里立过功呵——爸爸给村长高大马棒家扛长活，逢着下雨阴天，东家没活干，他就请假，披上蓑衣，拎着它，顶雨到大清河去打鱼。打得少，妈就给全家人炸点鱼酱，当菜吃；一旦打得多些，就让姐姐挎到镇上去卖掉，换点油盐钱……前年冬天，妈得病没钱治，死了，去年秋天，爸爸给东家赶车拉庄稼，翻车砸折了左腿，家里人，就很少再动用它了……

爷爷说：“这盘线网，咱用了四、五年，‘揉血’的次数又少，快糟烂、过性了，卖它，能值几个钱？再说，我看大祥也挺稀罕它，真卖了，也伤那孩子的心……”

大祥，是我哥哥，比我大五岁，15了。头几年，一直在屯里揽猪放，爷爷看他个头儿窜起来，干活儿肯下力气，就把他送到清河东一个财主家当“半拉子”去了。哥在家时，到甸子上放猪总带着我，弄到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总让着我，对我可好了。是呵，他在家时，可喜欢这盘鱼网呢——平时，他就注意河边打鱼人怎样抛网，怎样收网，大人不在

家的时候，他在房后空地上撒上灶灰，偷偷练过甩网——比爸爸甩的都远、都圆呢！一次，他背上网，领我穿苞米地，走荒草滩，偷偷下了清河，就用这盘网扣住过十几条细鳞、嘎牙子、长胡子的老鲇儿呢！……

爷爷还是低声哄劝我：

“二祥，你实在乐意念书，就先揽几个猪放放吧——到老秋，要能挣回二斗高粱，爷给你攒起来，等明年再念……”

就这样，我操起了哥哥用柳条儿做杆儿使苘藤编的放猪鞭子，走向那田野的“大课堂”了。

二、田野大课堂

在我们吴家堡子村东南，有一个天然的河泡——大甸子。因为村里各家攒粪都到那儿去挖“垫脚”，把坑挖得深深的。每到春末夏初，河泡子里的水就涨得溜溜满。泡沿上，长着笔直笔直的钻天杨，歪歪扭扭的老榆树，还有绿萋萋的柳茅子，浑身是刺的野刺玫。树下，河边，到处都是油黑翠嫩的老苍子、苦苣菜、“母猪哼哼”、灰菜和苋菜……都是猪群极乐意吃的。把它们赶到甸子上，它们就会刷刷地低头吃起来，一口气吃得肚儿圆。它们吃饱了，用一个人看着，其他几个小放猪的，就可以尽兴地玩闹了——

别以为我们这个“课堂”憋闷得腻歪——才不呢！我们有做不完的有趣的“功课”——

有时，我们用秫秸、铁圈做成黏网，缠上蜘蛛网，在河边红蓼花丛中来回奔跑着黏蜻蜓。有时，在青草地 里捕蚂蚱、抓扁担勾，到乱坟岗里逮铁头蚰蚰儿，放在小瓦盆里，让它们互相咬斗。小满前后，我们在柳树趟子里，下扣网和死夹子，能逮住三头眉儿、瞎柳叶儿等山雀；傍秋时节，可以蹿高粱地打乌米，钻进香瓜地，找老瓜头“熊”几个瓜吃……雷暴雨过后，蒿草棵里，能找到“雷窝子”，蒙蒙细雨天，